

皇

明

詔

命

皇明詔令目錄

卷之四

成祖奉皇帝上

勅起兵繳

靖難兵興令旨

即位詔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慰諭民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日

大封靖難功臣詔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宣皇后詔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請勅臣勅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戒諭中外文武群臣勅 永樂元年正月初二日

復封宗室詔 未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諭閩浙都司審錄犯罪軍職勅 永樂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申諭臣民勅 未樂元年四月

戒諭外僚勅 未樂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諭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勅 未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再諭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勅 未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諭陝西官員勅 未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上高廟帝后尊謚詔 未樂元年六月十一日

求賢勅 未樂元年九月初九日

戒諭臣下慎刑勅 永樂元年九月初十日

卷之五

成祖文皇帝中

春和諭勉臣僚勅 永樂二年正月初四日

對懿文太子嗣孫詔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立皇太子并封諸王詔 永樂二年四月初四日

諭勉臣僚恤民勅 永樂三年正月

諭天下文武官員勅 永樂四年二月十九日

策學勅 永樂四年四月初二日

諭文武群臣勅 永樂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寬宥詔 永樂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開設交趾衙門詔 永樂五年三月初一日

賜北畿租糧雜稅詔 永樂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賜河南等處租糧雜稅詔 永樂六年三月初六日

諭福建官員勅 永樂六年三月初六日

宥交南餘黨詔 永樂六年五月十五日

蠲免北京租賦詔 永樂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巡狩北京詔 永樂六年八月十一日

諭天下武臣勅 永樂七年正月初一日

責臣工安民勅 永樂七年正月初一日

諭畿屬朝覲勅 永樂七年正月初十日

諭各處辦事官勅 永樂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親征北虜詔 永樂八年二月初四日

諭福建各官勅 永樂八年二月

諭布按二司官考覈屬官勅 永樂八年二月

征虜克捷班師詔 永樂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追譴罪人勅 永樂九年十月初八日

諭府部九卿審獄勅 永樂九年十月初八日

免陝西逋負詔 永樂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議卹班匠勅 永樂九年十二月初八日

責廷僚條陳便宜勅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宥犯罪武臣勅 永樂十年二月初七日

宥奸惡親黨詔 永樂十年四月初二日

再幸北京勅 永樂十一年正月初二日

諭廣西都司勦捕土賊勅 永樂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重建大報恩寺勅 永樂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戒諭五府禁訪司頑逃軍勅 永樂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卷之六

成祖文皇帝下

阿魯台納款詔 永樂十二年六月二十日

諭令觀文武官僚勅 永樂十三年正月初四日

戒貪吝恩督勅 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諭海法司勅 永樂十四年四月初二日

老於星使却賀勅 永樂十四年九月初一日

壽星再見却賀勅 永樂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瑞應諭

皇太子書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瑞應諭廷臣勅 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諭天下文武官員勅 永樂十六年五月初一日

修武備勅 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壽星見却賀勅

未樂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北京營建工成朝正朔詔

未樂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

北京營建工成寬恤詔

未樂十九年正月十九日

奉天殿災論廷臣勅

未樂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殿災萬壽却賀勅

未樂十九年四月十二日

殿災寬卹詔

未樂十九年四月十三日

禁謗訕勅

未樂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勅捕兀良哈克捷詔

未樂二十年八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及群臣却賀勅

未樂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國虜酋也先土干為忠勇王詔

未樂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北征班師詔 永樂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皇太子宣

大行皇帝遺命令諭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初十日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浙江布政使司校補

皇明詔今卷之四

成祖文皇帝上

長陵詔勅

初起兵檄

燕王爲報

父讐事論普天之下藩屏親王及大小各衙門官吏  
軍民人等咸使知我具兵誅左班文職姦臣  
之由并錄奏本布告天下勿爲疑懼

年 月 日 諭

靖難兵興令旨

燕王今肯爲報

父讐事論普天下藩屏諸王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曰惟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奉

天承運爲華夷一大統之天下生民之主自踐天位以來誕敷

聖澤廣被萬邦彌扇

仁風溥及八表使天下雍雍熙熙無一物不得其所何異唐堯虞舜之世我

父皇可謂道同遠古德齊前聖雖漢唐開國之君豈

能企及者哉然而四海既平天下底定以  
長子立爲皇太子餘子無分嫡庶悉皆列  
土封王各守藩屏同享富貴以爲子孫萬世  
之計豈期數年以來不幸皇太子薨逝秦  
晉二王相繼而卒我

父皇慈念皇太子蚤世遂立其次子爲皇太孫居東  
宮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初十日不幸

父皇賓天皇太孫即

帝位然我衆王不敢以叔道自尊凡表奏稱賀頓首  
頓首百拜萬死謹言何則因欽遵

父皇明命不敢爲一毫之非禮臣子之情至矣盡矣

然而

帝年幼冲即位以來任用姦邪小人貪墨猾吏爲六部都察院左班文職等官日以甘言巧計蔽君之聰明使君淫酗酒色不遵喪禮不孝於祖不親政事崇信姦邪放黜師保屏棄典刑殘害骨肉於是穢德感怒於

天京城地震十月山崩水溢天火焚其土庫二月霹靂天風雨發屋拔木蝗虫徧生於隴畝占書曰地震者地德至靜欲其常安不欲動搖若

主弱臣強地必震動臣下擅權則土爲不寧而變恠生焉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陰陽相激地必震動動於宗廟宮殿者人君失位國無忠臣誅罰不以禮上下不相親也山崩水溢者五行失序也此公輔之象賢人退小人進則山崩山無故自崩國易政人主失位民流散也天火焚其土庫者賞罰不明也燒宮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也霹靂大風雨發屋拔木者小人在位賢人出君用讒言殺正人也蝗虫徧生於隴畝者佞臣輔君以

貪苛之政邪臣在位則蝨食苗葉君用才不當臣不任職則蝨食苗莖佞臣在朝則蝨食田苗任用姦賊則蝨食苗根也吁

天之警戒如此猶不恐懼脩省而改其惡也此首齊尚書黃太卿左班文職等官讒佞于君恣行不道苦軍害民惟以誅滅親王爲心以致於災患如此也先是

父皇有疾有勅符宣我等四子來姦臣齊尚書匿其使命使我

父子不得相見至於



父皇疾革數數問曰第四子來否豈知姦臣齊尚書  
陰謀用心如此所以

父皇有疾焉肯令我諸子知之至於升遐亦不即報  
我諸子奔喪至今不知

父皇得何病用何藥而弗救至於大故閏五月約十  
日亥時崩寅時即歛古禮三日而歛俟其  
復生也不知何爲如此之速也停棺不於  
中窆七日即墓古禮天子七月而墓不知  
何爲如此之速也余以此禮不知出於何

典今見

詔內言燕庶人父子方知

父皇太祖皇帝葬以庶人之禮也其可哀也矣其可痛也矣何故

父皇賓天一月纔發 詔令親王及天下百姓知之如此則我親王與庶民同也禮乎非禮乎况

父皇賓天葬禮未備即拆毀宮殿掘地五尺不知我

父皇得何罪而至於如此也况

帝即位之初常諭普天下文武百官其中有言

太祖皇帝用心三十年大綱紀大法度都擺布定了  
如今想着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便如做下一所大  
房子與衆人住的一般若是做官的政上  
不用心不守法度便似將房子拆毀了却  
要在房子裏安穩住的一般世間安有此  
理旨哉言乎今

上位聽信姦臣齊尚書等之言即將

祖業拆毀與 詔旨大相違背使天下之人皆欲  
守其法度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

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我

父皇存日嘗語我衆王曰我爲

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天下萬邦來朝使其

觀瞻知中國

天子之尊嚴如此也然此勞民苦軍費用錢糧

易爲耳故我今日蓋此宮殿極爲堅久

麗使後爲

帝者享用不須再造勞民苦軍也今將

祖業拆毀禮乎非禮乎及齊尚書嘗奏凡朝元筮

揖而不拜及乎小祥節屆亦不親行祭祀  
至於各王差官到京行祭祀之禮及奏事  
將百戶林玉鄧鏞等拿下囚繫樞楚鍛鍊  
今其誣王造反此何禮也齊尚書又誣親  
王擅自操練軍馬造作軍器必有他圖齊  
尚書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較練軍士一月十次  
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閑  
暇則遍數不拘又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  
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

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車士儀衛旗幟甲仗  
務要鮮明整肅以壯臣民之觀於洪武二  
十五年春

父皇太祖高皇帝特

詔諸王赴京賜

勅內一件云常歲訓將練兵驗視周回封疆險  
易造作軍器務要精聖堪用庶使姦邪難  
以口舌惑聽

勅後書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早朝後  
午時分

朕於奉天門命翰林脩撰練子寧許觀編脩吳言  
信三員執筆聽命

朕口占以成以示後人以辯真偽孫允炆親目之  
後發行故勅我想

太祖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  
造作軍器為欲防邊禦寇以保

社稷使

帝業萬世故也豈有他心哉其柰姦臣齊尚書黃  
太卿左班文職等官不遵

祖法恣行姦竊操威福與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

有齊秦等不知有

皇帝也然而帝被姦臣所惑溺甚故我

父皇骨肉未冷陵土未乾將後母盡妻之以流言  
而罪周王破其家滅其國將周王次妃選  
有色者亦盡妻之未旋踵而罪代王出其  
宮人悉配於軍至於湘王無罪聽讒臣之  
言賜其令宮焚死齊王無罪又聽讒臣之  
言降為庶人拘囚在京護衛侍從等人盡  
行撥散及乎岷王又聽奸臣左班文職齊  
尚書等官之言以金帛賞其左右使其誣



告岷王降為庶人流于漳州煙瘴地面余  
想齊尚書黃太卿等奸邪小人貪墨猾吏  
皆我

父皇誅不盡之餘黨今為左班文職之臣恣奸用  
謀殺我

父皇之子孫報其私讎快其心志嗚呼彼人之毒  
甚於虎狼我

父皇能有幾多受彼之害能消幾月而盡痛心疾  
首豈勝言哉不意奸臣齊尚書等又使令  
忌少謝書等為北平都司官承旨內為布政

司官本府長史葛誠同心設計來謀殺我  
於六月將軍馬關住外墻用柵木截我端  
禮門行路殺我守王城之卒外城上軍士  
被甲執仗鐃鼓叫呼聲震城野使人坐食  
惶懼不安我亦苦耐之至七月初五日來  
謀殺我約申時引兵入王城當日有都指  
揮張信來透消息為保性命不得已於未  
時動兵擒獲逆賊謝貴等了當七月十六  
日都指揮宋忠等領馬軍一千步軍一萬  
二千及調山西萬全懷安宣府前衛軍馬

一萬前來懷來下營期會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余故不免親率精騎八千直抵懷來與忠軍交戰自辰至午忠軍大敗獲馬六千生擒逆賊宋忠都指揮孫泰俞瑱等盡行殺死餘衆悉降一月姦臣齊尚書又行矯詔使長興侯耿炳文等領軍馬三十萬前來雄縣真定等處駐營會期各處軍馬來攻北平不免又行親率軍馬往彼迎敵於當月十六日破雄縣斬首九千餘級獲馬三千疋生擒至都督潘忠指揮楊松二十

五日大破真定將逆賊長興侯耿炳文所  
領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五萬餘級獲馬二  
萬五千餘疋生擒左副大將軍駙馬李堅  
右副大將軍甯忠右軍都督顧成河北都  
指揮劉遂餘衆悉降咸宥歸於原衛江陰  
侯吳亮都督耿獻揚文將領遼東軍來  
圖求乎我親將騎士三萬九千倍道兼行  
直抵求平吳亮等聞風夜遁奔百餘里  
斬首千餘級仍將軍馬到大寧兵臨其城

余論以

十五

太祖皇帝恩養庶民，猶軍馬出城來，  
降所有逆賊朱鑑，卜萬凌遲處死。當推  
都督劉貞、陳亨將領軍馬守住松亭關，不  
肯來降我親帥精銳騎士三萬襲破其營，  
生擒都督陳亨、劉貞，單騎遁去。太寧遂平，  
奸臣齊尚書等出榜，令軍民罵燕賊父子，  
是罵。

太祖皇帝我之父也，罵燕賊父子必罵。

祖與叔父為賊，豈非大逆不道？奸臣齊尚書等知  
此無禮，其罪當何如哉！未幾，奸臣齊尚書

黃太卿等左班文職又行矯 詔使曹國  
公李景隆領天下各都司軍馬五十餘萬  
於十月初六日來攻北平圍我之城必欲  
殺我我為天下官軍何不念

太祖皇帝恩養厚德留我一二親王以奉

祖宗香火豈不然哉故我仰賴

祖宗積德之深余必親帥軍馬以寡敵衆將景隆  
等所領天下軍馬盡行殺敗斬首一十五  
萬九千餘級餘衆降者咸宥歸于原衛景  
隆等夜遁而去然余之用兵所尚克捷此

皆余平日存忠孝之心故

天地祖宗神明憐而佑我也若不如此縱用兵如  
孫吳亦無能為也余想奸臣齊尚書等必  
欲壞我

父皇子孫基業蕩盡無餘將以圖天下也何其如  
此之苦毒也哉竊惟我

父皇親親之心天下之人之所共知者且如靖江  
王守謙其祖為惡父為惡至於守謙累惡  
不悛降為庶人我

父皇思念子孫尚不忍破其家滅其國復立其長

子為靖江王諸子皆為鎮國將軍享用爵  
祿與

朝廷同其久遠也今周齊湘代岷五王皆

父皇親子縱有其惡亦當寬恕何況無為惡之實跡  
皇明祖法律內一條允風憲官以王小過奏聞過

內間親親者斬風聞王有大故而無實跡可  
驗者其罪亦同奸臣齊尚書左班文職等官  
不遵

祖訓助君為惡而遂至於如此使我衆王日夜驚憂  
飲食睡夢不遑寧處況余身



父皇賓天以來抱病持服未嘗一日離苦次遵其新法母敢小犯惟日守分而已柰其謀戕五王  
又來殺我顧余匪才乃

父皇太祖高皇帝親子

母后孝慈高皇后親生 皇太子親弟忝居衆王之長禮曰父之讐不共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天卿等余必不與之共戴天不報得此讐縱死亦不已也故用欽遵

皇明祖訓法律內一條躬行帥領精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奸臣已行傳檄天下都司并各處

衛分指揮官吏常思我

父皇恩養厚德同心戮力整肅士卒礪爾戈矛星馳  
前來共行捕獲左班文職奸臣獻俘于

祖宗神明今受非常之刑憲上以正其君下以安其  
軍民使我

父皇子孫基業以求萬世豈不然哉嗚呼  
皇天后土常以太中至正而為心

祖宗神明寧無誅奸去邪而為念故用諭示普天下  
藩屏諸王暨大小各衙門官吏軍民人等庶  
使知朝廷在茲文職奸臣在茲本道我

父皇之健兒為子者其可不報矣乎其可不報矣乎  
故諭

即位詔 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昔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區宇東抵虞淵西  
踰崑崙南跨南交北際瀚海仁風義聲震盪  
六合忽爽闇昧咸際光明三十年間九有寧

謚

晏駕之日萬方嗟悼煌煌功業恢于湯武德澤廣布  
至仁彌流姪元炆以冲幼之資嗣守大業秉  
心不孝改更章憲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  
奸回大興土木天變于上而不畏地震于下  
而不懼災延承天而文其過飛蝗蔽天而不  
修德益乃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  
及于朕朕惟

高皇帝嫡子

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好惡與兵討之朕尊奉條  
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朕

夫不舉亦將有聲罪而攻之者必效魯不死  
躬自責肆行拒旅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戰勝攻克擣之于埧上殲之于白溝破之  
于滄州潰之于藁城鏖之于夾河躡之于靈  
壁六戰而已不國矣朕於是駐師畿甸索其  
奸貪庶幾周公輔成王之義而乃不究朕懷  
闔宮自焚以絕于

宗社

天地所不庇鬼神所不容事不可止朕乃整師入京

二  
八  
字  
二  
百  
八  
十  
个  
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

太祖之嫡子應

天順人天位不可以父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  
進朕拒之再三爰俯徇輿情已於六月十七

日即

皇帝位大禮既成所有合行庶政並宜兼舉

朕之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政明年為  
天  
永樂元年

一  
建文以來

祖宗成法有更改者仍復舊制刑名悉依大明律科



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

一自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以後周齊湘代岷  
五府被誣陷時文武官員軍民人等連累致  
罪者官復原職已故者文官優免其家差役  
武官子孫承襲民充軍者復還原籍爲民軍  
發邊遠者仍還原衛爲奴者即放寧家入官  
田產照數給還

一邇年爲事煎鹽買馬當站及充遞運所水夫  
皂隸膳夫一體赦免各放寧家

一建文年間上書陳言有干犯之詞者悉皆勿



論有一應榜文條例並行除毀

一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問以禮敦請赴京量材擢用其有志尚安閑隱逸不願出仕者具名來聞

一鰥寡孤獨有司依例存恤毋令失所民年七十以上及篤廢殘疾者許令一丁侍養其有饑寒不能自存者官為賑給

一山東北平河南府州縣人民有被兵不能種田者並免三年差稅不曾被兵者與直隸鳳陽淮安徐州滁州揚州今年秋糧並行蠲免

其餘直隸府州縣山西陝西浙江福建江西  
湖廣兩廣四川雲南蠲免一年其有洪武三  
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拖欠一應錢糧鹽  
課段匹蘆柴木植等項及軍民所養馬匹牛  
羊等項倒死并欠孳生者並免追賠其弓兵  
斫辦蘆柴者優免二年

一河南山東北平淮南淮北流移人民各還原  
籍復業合用種子牛具官爲給付

一北方學校仍依舊制開設毋致廢弛

一建文除授并新調文武官員仍依見職不動

軍官有陞職事止終本身子孫仍襲原職

一 新收壯士勇士盡數放回爲民各安生業所設衛分并軍民指揮使司盡皆革去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有係民間并舍人選用者亦各罷職放還

一 諸色人匠除輪當正班外其餘一應撮工人匠俱各放回依次輪班

一 各處見造軍器軍裝船隻一切不急之務盡皆停罷今後有司非奉上司明文毋一槩擅自科歛於民

一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前軍官爲  
事充軍及罷閒者赦免軍後復其原職亡故  
者子孫承襲總小旗革役充軍者各還原役  
一北平衛分官旗軍人有因公差拘執不得已  
赴京者赦免其罪

一各處守城官軍有係別衛調到并征進漫散  
軍士見在他處者各還原衛所本處官司不  
許留難阻當其奉使文武官員及內官人等  
詔書到日俱各還京

一凡軍民人等男女人口有被官軍拘擄者官

為贖還

一 適年逃軍并征進漫散軍士截躲山林詔書到日為始限一月之內赴官首告免罪所在官司發回原籍衛所着役

一 拋荒田土除有人種田納糧外其無佃種荒田有司取勘明白開除稅糧免致拋荒損民

一 所在城市鄉村凡有骸骨有司即為殮收埋葬毋得暴露

一 天下衛所都司官軍皆

太祖皇帝恩養者奸臣迫脅調遣拒戰衝冒矢石情

可憐憫見存者俱還衛所其有陣亡傷故失  
陷病故者官即襲其子孫旗軍每戶賞鈔五  
錠戶無壯丁補役遺下寡婦無子者所司善  
爲存恤願依親戚還鄉者聽從其便有幼男  
者給糧紀錄出幼補役

一沿江軍民人等近年以來徃徃私自下番交  
通外國今後不許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  
恭戲文帝入漢尚資恭儉之風武王紹周願廣至  
仁之化布告天下其體朕懷

慰諭臣民勅

洪武三十五年八月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道昔者元末昏君  
壞其祖宗成法荒淫無度奸臣擅權塗炭生民羣  
雄並起曠世無君糜爛鼎沸

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掃除禍亂救民水火之中措  
之衽席之上立綱陳紀政令維新官安其職民樂  
其生天下太平三十餘年不率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良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肆為禽獸之行信任奸臣黃子澄齊魯改更  
祖宗成法當

太祖不豫不報各王不一日而殞七日即葬初崩之時將鬼見愁碗黃稚黃調水遍洒滿殿使穢氣觸忤

梓宮及至發引仗劔在後謂人曰我仗此劔不畏強魂矯稱不許各王會葬如此詭秘事皆可疑居喪未及一月便差內官往福建兩浙取女子將後宮折毀掘地二丈大興木土之工軍民不得聊生溺於佛教印經飾像禮懺飯僧糜費鉅萬甚至改去公主名號捨與道姑爲徒尼媪出入宮闈穢德醜露瀆亂人倫滅絕天理又將

父皇



母后御容盡行燒毀

上天怒其無道災于承天門災于乙字庫災于錦衣衛飛蝗蔽天餓殍盈路猶不改過愈加為惡起夫運糧點民為兵造作科徵天下被害將欲成造砲架雷火燒其木植將欲練習水戰震其大將之船將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屢修屢陷百十餘丈欽天監奏天象大變占云國失山河以其奏本擲之於地用脚踏踏怒罵

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善我不護我到去護他如此逆天天將呂太后之父呂本靈位與

太祖皇帝同祀於西宮判斛蕤瀆如此悖祖殘害一家骨肉首謫周王於烟瘴穴墻通食體無完衣妻子凍餓止生一子不與乳母至以寶鈔買一乳羊乳之困苦不可勝言不旋踵又罪代王出其宮人悉配於軍湘王無罪逼令闔宮焚死齊王岷王皆以無辜降爲庶人絕親親之義紊綱常之禮我被伊謀害到至極處無故調兵圍我宮城殺我父子到此之時哀號哭痛叩地呼天無所控訴盡全性命遂不獲已欽承

祖訓興兵誅討在朝奸惡爲

父報讎保全骨肉扶持 宗社四年之間往來中原還回  
再四不肯長驅觀兵濟南振旅河北朕之本心惟  
欲使之悔悟於是焚告

天盡誠具奏屢遣使者懇求息兵反以詔書辱罵斷然不  
許密勅其總兵者獲我父子必盡誅戮勿令赴京  
必欲逞兵不顧士卒暴露寒暑百姓轉輸勞苦無  
辜之人死者無算朕深痛切於心嚴約三軍不許  
妄殺一人賴

天地祖宗鑒佑屢戰屢勝逾淮渡江若履平地入京之時  
秋毫無犯建文為奄豎逼脇闔宮自焚其奸臣黃

子洛壽泰等已凌遲處死軍民人等皆無侵擾我  
今主宰天下謹遵

父皇太祖高皇帝成法纖毫不敢改違今後爾天下文武  
官員軍民人等共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為官者保守祿位軍民士庶百工技藝  
安分樂生若不守

太祖高皇帝成法是爾等自取其禍但有違犯必難輕饒  
省諭之後各依吾語永為遵守共享太平之福故  
論

大封精進功臣詔 洪武二十五年秋八月

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昔元末兵興豪傑競起割據土地糜爛生  
民

天命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東征西討掃除禍亂華  
夷一統身致太平垂四十年

父皇賓天建文嗣位頑狠昏昧專任姦回內作色荒  
改更成憲殘害宗親將及朕躬朕不得已起

兵自救身親戰陣已經四載賴

天地

祖宗之靈遂平內難爾諸臣奉

天征討將士卧雪眠霜擲風冰雨百戰百勝萬死一

生報

太祖之深恩弘濟艱難宣力甚多輔成大功仰稽

太祖皇帝開國功臣賞賜等差參酌得宜論功高

下爾之爵賞朕不敢私在爾諸將亦自知

之今封爾都督丘富為奉天靖難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

襲 府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

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都督食事朱能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右國柱左軍都督府都  
督成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  
襲

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都督食事張武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成陽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陳圭為奉天靖難推誠宣方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秦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鄭亨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行  
進榮祿太夫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  
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孟善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太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保  
定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火真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太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同

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右都督顧成爲奉天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鎮遠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王忠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靖  
安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徐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都督永康侯  
食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張信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隆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李遠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

平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安平伯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郭亮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  
進榮祿大夫柱國左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  
成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安成伯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房寬為思恩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指揮徐祥為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興安伯食祿一千一石子孫世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重表鈔二千五百貫

都督僉事徐理為奉天翊衛官另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武康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

承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重表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李濟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重表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張輔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柱國信安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督僉事唐雲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新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

承襲指揮使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指揮同知譚溥淵男譚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柱國新寧伯子孫世世承襲

都指揮孫巖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  
大夫柱國應城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都指揮使房勝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富昌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指揮使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督僉事陳旭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光

祿大夫雲陽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二千五

百貫

都督僉事劉才為奉天朔衛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廣恩侯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  
都指揮同知

賞銀二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都指揮同知張玉為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榮國公謚忠顯

都指揮同知譚淵遠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



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崇安侯謚壯節  
其曹國公李景隆等忠孝於

太祖扶持社稷默相事機其功甚重今特加封

曹國公李景隆爲奉天承運推誠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左柱國太子太師曹國公增  
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賞銀四百兩綵段四十表裏鈔四千貫

尚書茹暉爲奉天翊運守正文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太子少保兼兵部尚書忠誠伯食祿  
一千石以給本身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二千五百貫  
都督同知王佐為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柱國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順昌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世承襲

都督僉事陳瑄為奉天朔運宣力武臣特進榮  
祿大夫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江伯食祿  
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

賞銀三百兩綵段二十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其谷王護衛指揮僉事張興儀衛正張成等忠  
於

太祖受成王筭佐成竒功今陞

指揮僉事張興爲驃騎將軍都督僉事

賞銀二百五十兩綵段十六表裏鈔二千貫  
儀衛正張成爲驃騎將軍都指揮使

賞銀二百兩綵段十表裏鈔一千五百貫

其餘將士人等論功高下皆在陞賞

其駙馬都尉王寧孝於

太祖忠於國家正直無私不附權勢遂遭誣陷幾致  
損身達孝推恩允宜褒顯今以

王寧爲奉天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

夫柱國駙馬都尉永春侯食祿一千石子孫  
世世承襲

賞銀三百五十兩綵段三十表裏鈔三千貫  
於戲人君之職惟在奉

天爵賞之頒豈容私意今以天下之財賞天下之功  
民之資力有限名爵之貴無窮故茲賚與亦  
甚為輕或朕知有未盡未滿爾心對朕自陳  
若退有後言至於犯法甚不可也但恐爾等  
不立功耳今後果能立功至再至三不吝爵  
賞朕之此言通于

天地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立 皇后詔 武三十五年十一月

三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荷

天~~地~~神靈

祖宗敷佑繼承大統華夏肅清稽于古典虞夏殷周  
之盛亦資內助以致雍熙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修人紀惇典庸禮臻茲治平薄

海內外室家相慶功德兼隆與

天同運亦惟朕

皇妣孝慈高皇后効法承

天肅雍顯相德配聖神化家爲國奉藩于燕垂二十  
年正妃徐氏開國元勳中山武寧王徐達之  
女達佐朕

皇考咸有一德格于

皇天天惟申命用休君臣篤慶榮裕始終毓茲貞淑  
嬪于肇封家政輯寧朕躬行

天討無內顧之憂厚德嘉禎壺儀懿範同朕恭勤保

茲

天命君臨爾萬姓之上是用於洪武三十五年十一

月未三日命使奉

金冊金寶立徐氏為皇后正位中宮共承

宗廟布告天下使聞知

諭功臣勅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五

皇帝勅諭功臣自治人君之有天下必賴將臣之力

必成武功相與共享太平及事定之後不能

保全富貴往往有之其故何哉蓋人臣處高

位者易至於驕縱犯刑法者多至於怙終今  
君代天理物豈容私意於其間哉所以賞罰  
在於必行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立法垂憲傳之永久欲世世守而  
行之功臣有犯必罰戒再三仍不悛改乃按  
誅之至親且舊不敢曲貸志人君子莫不以  
為

太祖英明果斷是畏天命下畏民情故如此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繼承大統爾諸功臣昔受



太祖之惠今宜力事朕朕欲爾等共享富貴於悠久  
誠恐爾等富貴之後亦復驕縱干犯法度若  
置而不問有違

太祖高皇帝成法若置爾等於法必謂朝廷少恩朕  
今為爾之計將

太祖皇帝戒勅功臣開錄于前申明布告永為遵守  
保富貴於無窮垂令名於永久爾等不遵後  
悔無及故諭

戒諭中外文武群臣勅 永樂元年正月初二日  
朕惟

上天之德好生為大人君法

天愛人為先輿圖之廣非一人所能獨治自古帝王  
君臨天下皆設官分職任賢使能相與共治  
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不外夫道歷代以來  
用此則治不用則亂昭然可見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命為天下主

聖心愛人勤切懇至保養生息三十餘年海內晏然  
禍亂不作正教修明近古鮮比亦惟我

皇考能任天下之賢理天下之務旁求民隱宣通德

意是以臻茲今朕荷

天地

祖宗之靈克清內<sub>也</sub>難繼承大統以主天下重惟天下  
者

皇考之天下軍民之

皇考之赤子間者<sub>也</sub>建文不君信任姦回妄興師旅加  
之中土異端之費流毒無厭爲民者困於徭  
賦椎肌剥<sub>也</sub>膚天下<sub>也</sub>罄<sub>也</sub>罄骨肉不保爲軍者被  
驅戰鬪連年饑寒殺戮死者<sub>也</sub>山積朕深憫憐  
痛切于心即位以來兢兢夙夜匪寧思爲撫

安共樂太平以承

上天生物之心

皇考愛人之意爾諸文武群臣職無崇卑體朕斯懷  
各盡其道毋怠毋忽毋虐毋貪毋為掊剋毋  
縱詭隨持一爾庶平秉爾正直勵爾公勤擴爾  
忠恕共守

皇考成憲母面有違為文臣者當方面之寄任風紀  
之司牧守郡縣之官教育之任簿書獄訟錢  
穀之勞驛傳巡更技術孳牧之務皆當悉乃  
心力體統相維舉措不謬戒徇私悖理之萌

除詆謗無舞文務以民心爲心順其好惡思其  
利而興之察其害而去之使耕桑及時衣食  
有養教之孝悌忠信尊君親上不爲奸邪常  
存哀矜惻怛之意遂其仰事俯育之性若其  
懷抱道德蘊畜文藝一行可稱一才可錄舉  
而用之無俾廢棄如此庶幾吾民不失其所  
得以共守

皇考之法共享太平之福爾或不率朕訓不能俯育  
及徇私廢公惟

皇考明罰具在朕不爾貸爲武臣者當藩閫之權膺

屏翰之託受邊方之責任屯堡之事亦當悉  
乃心力思患於久安戒謹於未形深其計慮  
嚴其紀律明其部伍謹其斥堠潛消釁隙保  
固城池懷柔遠人安輯邊境務以軍心爲心  
察其寒暑饑飽爲之矜恤調護自練閱簡習  
之外不得妄用兵力亦不得侵削其利保惜  
常如卮子如此庶吾軍不失其所以共守  
皇考之法共享太平之福爾或不率朕訓不能撫綏  
交廢弛兵備亦惟

皇考明罰其在朕不爾貸於惟爾文武群臣皆朕股

肱軍民百姓皆朕赤子爲民者出賦稅以  
軍馬軍執干戈以衛民軍非民不得其養民  
非軍不獲其安軍民二者相須而成必互爲  
保愛無有深害惟

皇考成憲實萬世之具遵之則吉違之則凶其悉心  
一志敬之慎之副朕拳拳之意共樂雍熙之  
治故諭

復封宗室詔

永樂元年正月十三日

皇帝詔曰仁義之推施由親始帝王之治睦族爲先  
歷觀往古克致太平未有不由茲道也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奄有四方隆厚親親及於異姓寰宇同風咸  
惇孝友乃遵古道封建諸王藩屏帝室與國  
咸休允攸無道不孝不君不耻不仁不畏不  
義滅絕天理敗壞人倫恣其狂悖

祖滅親立未三年骨肉幾盡周王秦藩守法循理臣  
輔朝廷初無罪愆忠不見信以賢見疑偏聽  
讒言忽興師旅藉其資財空其宮室害其家  
屬周王莫知其由自來京師欲伸枉屈累年  
加察即窟之蠻夷萬里瘴癘之鄉流離道途



父子殊方幽囚困苦穴墻通食體無完衣寤  
窘挫辱濱於死亡謀搆湘王令其闔宮自焚  
加以惡謚執齊王於京邸囚代王於大同囚  
岷王於雲南日夜所思惟戕賊骨肉之計不  
盡不廢乃以懿文太子薨逝之時

皇考欲立朕爲嗣尤所猜忌無釁可圖聽信奸臣縱  
兵害朕朕不得已舉兵自救荷

天地神明

祖考孚佑

皇考之靈兵至畿甸索其奸頑乞炆自知慚負

天地無顏相見自焚以死諸王臣民尊朕為皇帝重  
念骨肉之親良深存歿之

感是用復封周王於河南濟王於青州湘王賜謚曰  
獻治其墳廟代王岷王皆脫拘囚還其封爵  
秦愍王之子尚焮封為興平王尚烜為永壽  
王尚炆為安定王晉恭王之子濟熿為平陽  
王濟煇為廣昌王周王長子有焯復為周世  
子有勲封為汝陽王有烜為順陽王有熿為  
祥符王有熿為新安王有光為永寧王有焮  
為汝陽王有熿為鎮平王有焮為宣陽王

王之子賢燧為樂安王賢俊為長山王賢象  
為平原王

於戲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善惡之應捷於影響

皇考重分封之意允攸絕骨肉之恩不孝違

天天命殛之今朕奉

天復遵舊制藩屏宗親衍百世本支之盛山河帶瀛

資萬年盤古之安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諭閩浙都司審錄犯罪軍職勅

永樂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朕以天下武臣或躬親矢石披冒霜雪又積

勤勞或承先世之功績以得祿位前者多有昏昧無知觸犯刑憲隨發各處以頓挫之今宥其罪各使自新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初一日以後今年三月二十八日以前犯罪謫發之人量情犯輕者復職重者且令立功條示前去爾其審實分豁毋有違悞故物

計四件

一源犯徒流遷徙充軍笞杖罪名免杖及杖斷及榜文均例該死罪交易銀兩或驀越上司徑赴朝廷告訴查理陞賞限卷箇月自看者

已免其罪有不動職名有稱罷閑官爲事官  
一名色有降職有罷革充軍種田現在總兵官  
處立功及已衛所管事着役者并送赴京來  
復其舊職如其中果有敢勇之人聽從本處  
總兵官簡擇就彼復職留用仍具其姓名脚  
色奏來

一徒流遷徒以下罪宥免復職照例停俸者勅  
書到日即與支給惟犯死罪者照例停支  
一有犯奸惡逆叛及所犯之罪在律當死者及  
滂文內例決死罪如擅騎驛馬或收餘丁依

頑民不當差榜例或私役弓兵挑行李或隱  
蔽番貨或私役一軍一民及私自科歛或誣  
告七八人之上或不能遵舊制或奏事說謊  
面欺支吾駑騙掬摸拐帶打奪強買人貨物  
者已免其罪有不動職名有稱罷閑為事官  
名色者除降罷職充軍有充軍種田者在總  
兵官處及已定衛所降職管事或充軍着役  
者並且立功未許復職

一兵部具奏已革罷職者此等皆係不應為官  
并不應復職之人並不許復職

申諭臣民勅 永樂元年四月

皇帝勅諭天下文武官員軍民人等朕惟天生一代之君必成一代之治自古以來莫不皆然而其間治有隆污政有得失亦由人君善用人與不善用人之所致也且以唐宋言之唐太宗有撥亂反正之才抱濟世安民之德故克致貞觀之治斗米三錢外戶不閉四海永清蠻夷率服近古鮮比求其故太宗善用天下之賢王珪魏徵釋之於讎怨李靖尉遲敬德舉之於仇敵房玄齡杜如晦用之於異代宋

太祖起甲冑之中踐九五之位撫輯四方削  
平列國與世休息迄於丕平開三百餘年之  
洪基興聲名文物之風俗求其故太祖亦能  
用天下之賢范質王溥皆先代之舊臣石等  
信王審琦俱前朝之宿將太祖舉而用之於  
此觀之唐太宗宋太祖推赤心以用人故太  
皆盡心以事之遂皆成一代之治明君賢臣  
載在信史昭然可鑒朕以

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

高皇帝以燕地與胡虜接境屢屢以邊事後懿文太



子薨

高皇帝以朕堪屬大事欲正位東宮永固基本不幸  
高皇帝賓天之歿矯遺詔即位戕害諸王骨肉懷累  
之意已甚疑朕之心實深即位未幾首遣奸  
臣圖逼如釜魚且鬼決無生理朕實不得已  
起兵相救初豈有心於天下哉竟以一隅之  
衆敵天下之兵三四年間大戰數十小戰無  
筭制勝克捷卒平禍難此豈人力所能爲也

賴

天地宗社之靈

父皇母后之佑大命所集人心所歸是以致此朕自  
即位之初不敢用一毫之私恩天下者

父皇之天下軍民官員皆

父皇赤子除更改

父皇成憲濁亂

父皇天下之奸惡悉以誅戮其餘文武官員仍舊用  
之無疑陞賞黜罰一從至當而已夫以唐太  
宗宋太祖尚用異代之臣况朕

父皇之臣素非讐怨他人之比近者間有無知小人  
尚懷疑心不思朕推赤心委任之意居閑則

妄生異議。事則不肯用心。此徒盡不達天命故也。人君代天理物。故曰天子奉行。

天命故曰天吏。若下有

天命。凡有力者皆得爲之。且以前代論之。元有天下。海宇之廣。生齒之繁。國用之富。兵甲之盛。孰得而勝之。及

天命已去。群維並起。我

太祖高皇帝不階寸土。一民卒。平禍亂而有天下。蓋由用才於異代。釋憾於怨仇。所以創業垂統。制禮作樂。身致太平四十餘年。由是觀之。亦

不越乎用人之所致也

父皇積功累仁聖德格

天天命眷顧之隆垂裕無疆故俾朕躬以承大統朕  
豈敢違

天命與

父皇之德以為治平思昔在者親當鋒鏑之際所獲  
將士不殺一人於此之時尚不殺之矧今既  
為天子而肯思怨惡加於人耶故用人之際  
無分彼此親為一體若盡忠於國者雖仇必  
賞若心懷異謀者雖親必誅且以奉

天征討將生論之。朕征戰身當矢石萬死下生以

報

父皇之恩其有犯法者朕亦不宥何則法度本

父皇法度朕豈敢私今天下一家四海一統軍民相

樂共享太平敢有不思

太祖之恩矣與異議自分彼此心懷疑忌志有不足

訕毀怨謗不安其職者必有天災人禍事發

到官族滅。六家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推至

公之心廣仁厚之化嘉惠海內子育元元欲

比隆前規以臻至治爾天下文武官員軍民

人等遵守朕訓各盡乃心毋妄懷疑以速咎  
矣則可以共保富貴於無窮矣故茲勅諭宜  
體至懷

戒諭外僚勅

未崇元年

五月二十八日

皇帝勅諭天下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等  
衙門朕惟治天下以紀綱為首以法度為先  
故紀綱立而法度可行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宇立綱陳紀身致太平四  
十餘年法度明信行于華夏故上下有守也

然而不紊也朕即位之初一遵

皇考祖訓不敢有所違越期與萬方同臻至治近者  
有等官員不能一一遵守且如調撥軍馬其  
在

祖訓必須啓王知之其餘合行事務當自處置却乃  
心生狡計一槩推托是則歸功於己非則歸  
罪於王似此所爲誠爲未便今後各處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衛所府州縣等衙門除調撥  
軍馬合遵

祖訓啓王遇有當行事務一遵

太祖成法施行其有當啓王者亦先處置停當啓王  
知之即便行移不許展轉推托利害若遇王  
府有事發放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所在  
衛所府州縣等衙門隨即差人奏知朝廷准  
行方許奉承庶紀綱不紊而法度可行軍民  
亦得安樂敢有當行事務不行奏聞不待回  
報擅自承行者其當該官吏一體治以重罪  
故茲勅諭想宜知悉

諭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勅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



勅監察御史爾往江西地方凡遇城池坍塌隨即撥  
軍修理草寇生發隨即調軍勦捕爲何軍民  
人口財產皆憑城池保護若不隨時勦捕養  
猖獗之勢深爲民害此二事不得不用其人  
力及趨運糧草供給軍儲亦即隨時調遣若  
其餘一應事務非奉朝廷明文一夫不許擅  
差一毫不許擅科如有故違號令擅自科差  
者具實奏聞定擬榜文內施行如勅奉行

再諭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勅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勅監察御史曩者建文苦害軍民朕即位之初即與

軍民休息而有司人等不體朕心尚生事擾  
之爾本朝廷耳目之官熟知法度故特命爾  
前往江西撫按軍民革除建文弊政以去民  
害爾宜與內官錦衣衛給事中一同協議辦  
事遇有害民及奸貪不法即便擒拿赴都司  
布政司按察司會問明白就彼發落其餘重  
事即便奏聞區處務在軍民皆安公私不擾  
如勅奉行

諭陝西官員勅 永樂元年六月初七日

皇帝勅諭陝西都司布政司官員軍民人等始以

弟諸子年已長成未諳世故令其往各處  
讀詩書操習弓馬練熟事情成其材器且令  
其隨時於衛所衙門修理權住近體得知平  
陽等處有司衛所官員人等生事擾害却將  
見成好衙門折毀從新起造王府採木打石  
後死軍民無數致使軍不得休息於行伍民  
不得盡力於耕耘朕聞之裏情惻然當朕即  
位之初以天下本

皇考之天下軍民皆

皇考之赤子憫其連年死於戰鬪苦於蝗旱困於轉

輸故首詔中外一毫不許擅取一夫不許擅  
差以安休息之惟恐軍民不得其安故復令  
該部嚴行禁約申明朕意且如朝廷有用民  
力城池坍塌若不即便修輯將後必至費工  
甚大故用其力者出於不得已也如周府爲  
黃河漂決不得不爲整理故趨今木植未壞  
折於洛陽修蓋若使其盡行漂去重修起造  
其工程費用百萬此亦出於不得已也且各  
處權住事有可已者亦欲重勞軍民豈助朕  
爲治之意今都司布政司衛所等官不體朕

心使平陽等處軍民受苦如此是朕失於周防之過以致失信於爾軍民勅諭到日平陽等處造作即便停罷軍各歸原伍守城屯種操練民各還原籍耕種生理當差敢有官員人等阻當不容放回者諸人綁縛來京本人處於極刑家口遷於化外故茲勅諭宜體朕懷

上 高廟帝后尊謚詔 永樂元年六月十二日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惟帝王盛德皆由實而著名達孝尊親必揚名而顯實此放勳重華所以贊堯舜而宣哲於皇所以頌文武也洪惟朕

皇考皇帝聰明神武峻德格

天志誠昭合於乾剛光大寔侔於坤厚固天縱之至聖膺曆數之在

躬當元運之訖錄四海紛紜強暴相凌生民塗炭憫墊溺之莫拯奮干劍以龍興曾無寸土隻民之階自有群英萬國之會汛掃妖氛奠安寰宇不數載而成帝業乃一舉而致太平制禮

作樂典章燦然同用夏變夷人文蔚乎宣  
朗東西際日月自上下凌南北極寒暑之幽遐  
減蒙履情均被澤清西十餘年德教洋溢淳  
風熙皞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皇考皇帝者也

皇妣孝慈皇后齊莊懿淑恭儉仁孝誕符景運作配  
至尊和濟艱難化家爲國盡其誠敬之心以奉

神靈之統輔成內治表著母儀極天下之富貴曾何  
加於其

身躬蠶桑以爲常服斡濯不爲異有摻屈逮下之德

致螽斯多男之祥雖媯汭嬪虞塗山啓夏有  
娥紹殷摯任興周蹟同開創實莫與京自古  
后妃未有盛於

皇妣孝慈皇后者也仰惟

二聖之鴻休合

兩儀之大德日月遷邁深切孝思念

名號未稱乎功德典禮必在於追崇考諸經史之文  
尤重

尊親之制乃者不詔廷臣安定

尊謚衆心戴慕輿議僉同謹上



皇考尊諡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廟號

太祖

皇妣尊諡

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告于

天地

宗社以六月十一日恭上

冊寶於戲

顯號鴻名永協臣民之公論

配

天享祀用伸人子之至情光華宇宙垂裕萬年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

求賢勅 永樂元年九月初九日

勅吏部惟任官乃圖治之基求賢寔任官之本此古  
先哲王美教化移風俗而熙庶績者率由茲  
道

皇考太祖高皇帝聖德光華無幽不燭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治化雍熙垂裕無極肆朕眇躬堯正  
大統永惟萬幾之重不敢自暇自逸思欽美

招俊又光輔邦家必明四月達四聽以弘視  
聽內外諸文職官員宜體朕心於群臣百姓  
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  
剴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無  
間遠邇並舉以聞毋媚嫉蔽賢毋徇私濫舉  
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舉非其人惟爾不  
任古訓具在其懋之哉爾吏部如勅奉行

戒諭臣下慎刑勅 永樂元年九月初十日

朕聞為君難為臣不易創業難守成不易剛  
柔寬猛適其中禮樂政刑有其序唐虞三代

至漢唐宋率由茲道是故舜清問于下民報  
虐以威誅四凶舉五臣明五刑然後無爲恭  
已南面神禹承之無間可議夏桀之亂民從  
其暴成湯之興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肇修人  
紀用革愆滯既奠四方子孫承之惟監于成  
憲殷紂之亂商俗靡靡周公相武王誅紂伐  
奄遷殷頑民滅國五十繼相成王制禮作樂  
垂拱仰成刑措不用漢承秦亂之後高祖令  
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倉定章程法令  
嚴明惠帝清靜至于文景挾書之律肉刑之

慘一切除之務崇寬厚唐承隋末諂諛汰侈  
暴慢成風高祖定官制頒律令行租庸調法  
沙汰僧尼道士勲臣犯法無所假貸太宗貞  
觀之後懲斬趾禁鞭背刪定律令變重為輕  
力行仁義幾致刑措宋興承五季之亂太祖  
太宗頗用重刑糾繩奸慝躬自折獄務底明  
慎立法之制嚴而用法之情恕咸平以後刪  
其繁密益務寬仁子孫承之含弘光大恭儉  
純誠未嘗殺一不辜天下歸仁化成俗美此  
歷世守成創業之事剛柔寬猛之中禮樂刑

政之序莫不皆然蓋敦禮樂用寬柔德之膏  
梁以養生尚刑政事剛猛譬之藥石以代病  
膏梁代病祇益其病藥石養生必致傷生時  
措之宜不可紊也朕

太祖高皇帝天賜大聖之資以當非常之變奮自布  
衣撥亂反正方舉一世而甄陶之比三代漢  
唐宋創業之時又大相遠者蓋中華禮樂之  
區悉爲左衽之俗沉浸百年洗滌不易陵夷  
已甚振舉尤難風俗之染汚非但若夏季之  
惰淫也奸佞睥睨反側非但若殷之頑民也

服古人之所未易服齊古人之所不能齊  
兢兢業業勞心焦思求賢如不及從諫如轉丸  
晝夜圖惟經權用變不得已而用刑特權時  
之宜耳及其立為典常先議定律損益更政  
十年乃成頒之天下而民知禁復惟

祖訓傳之子孫宣布條章垂法萬世墨荆荆宮並禁  
不用欽恤之意已著于象刑權時之宜不定  
為常法常法之立不易禮樂之用彌彰朕導  
成憲佩服

聖謨思守成之不易念刑措之尤難昔者唐虞三代

君臣之間責難訓迪紀於詩書今朕告教爾  
文武群臣爾惟聽之職曰天職民曰天民工  
曰天工祿曰天祿皆非朕之私惟爾群臣相  
朕以彰天命以奉天討以亮天工休茲天民  
以享天祿善惡吉凶實為影響可不敬哉爾  
惟盡心勿謂忠為有餘爾惟盡力勿以勞而  
自代為名而善善必無成計利而勤勤必終  
怠且計利者必得害患矣者終於失故廉者  
怨貧以廉為制行之常勤不羨逸以勤為分  
定之宜事有繁簡各安其所遇位有崇卑各



體其所處爾群臣所當知也勿爲朋比朋比  
必至於淪胥勿縱利口利口必至於傾覆勿  
爲奸欺奸欺必至於暴露勿爲怙終怙終必  
至於殄絕依阿尸祿位者昧理擅權作威福  
者逆天貪汚恣情愆者速戾讒說殄行惑衆  
志者自刑爾群臣所當戒也矧夫刑者輔治  
之具自古聖帝明王及朕

皇考所甚重不敢輕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輕重毫釐  
之間禍福死生之決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  
復續故刑期無刑而殺以止殺殺一夫而天

下服釋一人而天下悅至於使人無犯可也  
爾或不戒臨民治獄恬不加意甚至信讒而  
執偏言深文而誤良善納賄以例是非作威  
而眩曲直自作聰明發摘瑕類法外求情致  
人以死鬼神所見甚所畏也朕為此懼申慰  
日勤審克之際罪疑惟輕乃有懷殘忍之私  
欲遵酷吏之軌謗朝廷之寬恤惑上下之人  
心所謂利口必至於傾覆者爾惟戒哉聖人  
用人不求其備誠以才能有高下智識有淺  
深事皆盡善止智所難動靜云為豈無過誤

朕惟念此每加寬宥乃有恃茲屢造非彛常  
懷幸免不知忽微之過豈可積多非分之恩  
豈可常得所謂怙終必至於殄絕者爾惟戒  
哉亦有柔奸隱慝厚貌深情夤緣扳結請託  
行私僥倖圖爲附下罔上不感天子而感權  
臣寧負公門而不負私室同惡相濟同勢相  
保邪惡同讒以陷忠良同爲奸究以匿其非  
同幻譟張以護其短同側媚以相師同諂諛  
以相悅所謂朋比必至於淪胥暴露者爾惟  
戒哉亦有身爲執法賣直沽恩謗人或衆起

險言以眩衆聽滅公義以濟私恩所謂讒說  
殄行唐虞所望爾惟戒哉亦有愧赧于中自  
懷疑貳本無勞績妄自驕矜居寵弗畏因人  
毀譽從己喜怒生殺予奪陰狠自肆所謂擅  
權作威福貪污縱情欲爾惟戒哉其旅進旅  
退依違其間候朕顏色同進諂諛甘言遜志  
無所建明尤朕所惡所謂依阿尸祿位者昧  
理亦恐獲戾于天爾惟戒哉於戲興禮樂以  
致太平朕守成之所當務適寬嚴以輔政教  
爾群臣之所當知故將勉於爲善尤必戒於

作非夫忠臣爲國至於忘身鄙夫事君但知  
利已朝廷機務取給目前生民休戚畧不加  
意債事蔽賢偷安玩日苟具文書視爲塞責  
甚或微勞未報自負如山小譴或加中懷憤  
怨是自不恭於臣職豈能共致於雍熙故以  
寬爲濟嚴必以勤而居逸聖帝明王古今一  
道朕務宵衣旰食豈爲惡逸好勞爲上帝之  
鑒臨守

皇考之基業實資爾群臣爲國爲民有猷有守輔成  
治化上卷

天命迪朕之戒時乃之休至於刑罰尤悉乃心考之於書屢致其意誠以民命至重鬼神難欺譬之操刀而割尚有血指之虞當食而言或至吻傷之失事雖切已未免過違心有不存視而不見毫釐之差死生之決一往不復雖悔何追吉凶之應詎止一身殃慶之流及於後世可不戒哉朕嘗寤寐思之不自知其辭之獲也爾惟體朕心無怠於意必欽必慎惟明惟恤俾寬不至於縱嚴不至於殘囹圄空虛刑措不用政教脩舉禮樂和平家國有萬年

之安爾亦有無窮之譽子孫黎民尚有餘慶  
戒之勉之朕言不貳罔俾唐虞專美前世欽  
哉故諭

皇明詔令卷之四